

“虽有遗憾，更多的是感恩”

——黄玉新的寻亲路④

本报记者 王军豪



黄吉利烈士画像(黄玉新供图)

9月15日当天，黄玉新和沙窝镇民政所前两任所长以及现任所长都取得了联系。

遗憾的是，由于陵园多次整修，关于那三块烈士墓碑的下落依然没有有价值的线索。

其间，黄玉新还了解到，十多年前，谢姓烈士的后人迁走了烈士遗骨。那么找到谢姓烈士的后人，是不是就能找到有关伯父的线索呢？

汪蔚告诉黄玉新，其妻兄曾与谢姓烈士的后人有过联系，然而妻兄几年前因心脏病去世，之后就与对方失去了联系。

在谢姓烈士后人迁走烈士遗骨时，当时的民政所所长也记下了对方的联系方式，但由于时间过久，加上工作变动，其联系方式也无法再找到了。

其实，黄玉新心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做DNA鉴定，但是，他不

忍打扰那些已经安息的英魂。

“伯父的埋骨之地，从一个县城到一个烈士陵园，再到几块墓碑，我们已经很满意了。”黄玉新说。他回去后，对家人，尤其是对堂姐，也算有了交代。

事已至此，黄玉新虽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感恩。“感谢在新县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那样的淳朴善良，毫无保留地帮助我这个外地人，我深深感受到了革命老区人民的热情。”黄玉新说，“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才能找到伯父的埋骨之处。”

黄玉新买来花圈、水果和酒，摆在沙窝镇烈士陵园第一排无名烈士墓碑正中央，祭奠伯父黄吉利。

祭奠时，黄玉新跪在烈士墓碑前，悲从中来，失声痛哭，他一遍一遍地说：“大爷，对不起，我来晚了。”

而后，黄玉新从陵园取了一些土壤，包好带走，作为纪念。黄吉利烈士牺牲在沙窝镇的土地上，这抔土，是黄玉新一家人的念想。

9月16日上午，黄玉新第三次来到沙窝镇，告别伯父战斗和牺牲的这片土地。

沙窝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给黄玉新出具了从陵园取走土壤作为纪念的书面证明，证明黄玉新寻找烈士的过程和结论。

回家后，黄玉新又开始了一项新任务——找专业人士给伯父画像。“俺大爷走时一张照片也没留下，但是家里的长辈还记得他当年的长相。”黄玉新说，给伯父画一张像，就是给后辈留下宝贵的记忆。

而今，黄吉利的画像已经完成，家里的长辈对黄玉新说：“真像！”

黄玉新说，他还有一个愿望，能在老家的烈士陵园为伯父立一块墓碑。

英雄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汤汤大河畔，东阿英雄辈出。

1949年5月，东阿籍烈士黄吉利长眠于大别山腹地。

2023年9月，黄玉新从老家来到大别山，祭奠离家77年的伯父。



采访
手记

沿着英雄的足迹

□ 王军豪

男儿热血洒异乡，烈士忠骨埋青山。

两个多月的时间，记者见证了黄玉新的寻亲路，这是一次夹杂着无奈和感动的采访过程。

无奈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关于黄吉利烈士的资料少之又少，在档案记录中也无从查考，比如他在冀鲁豫建国学院学习时的经历，比如

他当年随军南下的番号。

黄玉新多次对记者说，他很后悔，要是早几年着手此事，伯父的战友或者同乡还健在，或许就能找到伯父准确的埋骨之地了。但是，对于黄玉新来说，现在能知道伯父安葬在哪里，而且能把范围缩小到一个陵园里，这也是能接受的结果。

感动的是，很多爱心人士提供了大量帮助。他们中，有长期帮烈士寻亲的志愿者，有政府部门工作

人员，也有热心市民。当记者向他们表示感谢时，他们总会谦逊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正是有了他们的努力，才让一个个无名烈士得以被亲人找到。

从山东到河南，从东阿到新县，黄玉新说，他走的这条路，也是当年伯父走过的路。从此以后，新县成了他心中牵挂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他的伯父。伯父也一定不会孤单，因为老家始终有人在想念着他。

口述·两河记忆

黄河渡船往事

□ 张福祿

“伙伴哪，睁开眼！舵手哪，把住腕！当心哪，别偷懒！拼命哪，莫胆寒！”当听到《黄河船夫曲》这浑厚的歌声，我便会想起黄河中的渡船，想起船夫拼着生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

渡船，是在没有桥梁的河道上渡河的唯一工具。黄河渡船，是沿黄群众在黄河浪尖上行走的“脚印”，是滔滔黄河上的一道风景，为人民群众隔河种地、两岸往来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20世纪80年代之前，黄河浮桥少，黄河大桥更少，渡船便成了连接两岸群众生产、贸易、运输、走亲访友、赶集上店的“方便船”。当时的船只大多是铁壳船，

采用柴油机做动力。大型的运输船只长十几米，宽六七米，主要运输诸如拖拉机、拉货的排子车、沙石、石灰等货物。有一些大型的木质船上有高高的桅杆，风帆挂在桅杆顶上，每当大船渡河，船员将风帆一下放开，顿时风鼓满帆，大船便乘风向对岸驶去。大船对渡口码头要求高，黄河沿岸大型船只渡口隔几十公里或更远才有一处。

小渡船一般长不超过10米，最宽处3米左右，采用小型柴油机做动力，是沿河乡亲相互来往、进行农业生产的首选。小渡船所载车辆只限于自行车、摩托车或不载重的农用排子车，以及牛马等牲口。它对渡口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河岸边有路，群众上下船方便就可以。

在沿堤村庄附近河道中，小渡口很多，平时一般是一只船往返，繁忙时两岸船只对开。船公每天上午八九点钟就操起舵把，接送两岸的群众过河，赶上对岸有集市时，他们会提前开船。

黄河管理部门职工和渡船船公一般都很熟悉，因为渡口多靠近险工位置，船只一般锚定在险工根石上。职工在工程管理的休息时间，会和等待顾客的船公聊天。黄河渡船，当时也是黄河管理部门职工在汛期前后到对岸测量滩区时乘坐的渡河工具。每逢职工们手拿量尺、记录本来到渡口，船公们总是热情招呼：“测量去啊，咱开船！”即使船上过河的客人很少，船公也会马上发动机器开船。当职工们测

量完毕，如果船在对岸，只要朝对岸喊上一声：“过河了——”船公们会立即驾船把职工们接过来，而且分文不取。

黄河涨水时，奔腾的黄河水犹如千万条张牙舞爪的巨龙在河道中咆哮、碰撞，把小船颠来簸去。船公们大多生在黄河边，长在黄河边，是坐在船上，听着嘹亮的黄河号子、看着父辈们奋力扳船的身影成长起来的人。他们了解黄河、熟悉黄河，胆大心细，即使在大风大浪中，驾驶船只也是有惊无险。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惠民政策的陆续出台，黄河上开始架设浮桥，而且越来越多，黄河大桥也在增加，过河更加方便和安全，渡船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